

175917

巴彦淖尔文史资料选辑

第二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巴彦淖尔盟
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选编

一九八四年二月

巴彦淖尔文史资料选辑

第二辑 目 录

(1)	解放初期在河套及三公旗剿匪纪实孝顺嘎撰写 仁钦翻译 董玉奇整理
(22)	安北县解放初期的建政情况及王副县长遇害的简要经过董玉奇
(51)	回忆我在西公旗等地当户家军 日伪警察——国民党军——最后投诚解放军的坎坷经历贺太保忆述 仁钦翻译 罗布森 那木吉拉 张世杰整理
(86)	日寇侵入河套及五原战役安春山 宋海潮
(114)	五原战役片断回忆刘会有
(123)	日寇飞机轰炸五原王兴亚

- (127) 解放前陕坝的商业概况 孟传志
- (140) 我在“中公旗群众生活合作社”的十年
..... 韩葆忆述 哈日夫翻译 罗布森
..... 那木吉拉 王伟强整理
- (155) 阎锡山在河套办屯垦
..... 刘玉仁 吴玉山口述 董炎炳整理
- (163) 旧社会河套的“独立队”和“哥老会”之概述
..... 刘培荣
- (176) 哥老会及其暗语
..... 王致忠 王天林 张彦彪口述
..... 樊登高整理
- (183) 陕坝明妓院及暗娼简介 高炳炎
- (187) 旧社会的“禁烟”、“禁毒” 王恩湖
- 封面：阴山岩画
(说明见第一辑)

解放初期河套及三公旗剿匪紀实

孝顺嘎撰写 仁钦翻译

董玉奇整理

一九四九年“九·一九”原绥远省和平起义以后，有些原来就流窜在民间的匪徒和起义以后受骗哗变的部队，拒不接受整编改造。他们流窜在河套和原三公旗一带，兴风作浪，骚扰人民；还有国民党极少数特务分子，隐蔽起来蛊惑人心，继续搞破坏活动。对这股匪特逆流，若不戮力解决，社会不得安宁，新政策无以实现。当时我蒙骑四师在政委毕力格巴特尔同志率领下，在与友军的配合以及当地党政和广大群众的大力支持下，跋山涉水，冲锋陷阵，穷追猛击，奋力征战，终于把杨××、张疤子、苏德拿木、以及巴图等匪特分子，予以消灭殆尽。为以后所开展的土改、三反等运动奠定了基础。现就我亲身经历和记忆所及的事实，分述如下：

一、解放初期河套匪特猖獗

五〇年六月，我蒙骑第四师奉原绥远省军区指示，为了保证生产、建政工作的顺利进行，围歼国民党武装残匪及暗藏的特务分子，以便于在农区开展土改，在牧区实行民主改革运动，由师政委毕力格巴特尔同志，亲率两个团开入河套地区。

当时河套地区的情况是：“九·一九”起义以后，各县都派了党的代表和干部，行政区党的工作由沈新发同志主持。当时，从河北、山西也派来了不少干部。与此同时，刘参谋长亲自指挥的察哈尔、河北军区第七分区直属白马连，也驻防陕坝。由于匪众我寡，不能给敌人以狠狠地打击，于是又派来董其武起义部队的赵团长，率领第二十七团前来配合剿匪。但仍然与事无补。其原因是：解放来久，在旧部队内以及乌拉特中公旗、西公旗、东公旗原有的近二千名各旗属部队，虽然举行了起义，接受了我师派去的政治工作人员的领导和协助，实行了民主改革，但仍有一些人叛变，不断地去投奔匪徒。尤其是乌拉特西公旗郝游龙，直

接与蒋介石联系，自封为国民党《救国军》司令。他的部下卢万惠团长，带一个团当土匪去了。还有乌拉特中公旗的部队头子乌兰，也暗地里与敌人勾结，不再接受民主改革。因而当时的河套地区匪情猖獗，形势复杂。

二、击毙杨×× 活捉张疤子

在我剿匪部队进入河套地区的第二天，就投入了战斗。我们在乌兰道布的农区，包围了以杨××为首的百余名《救国军》。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，打死三十多名，俘虏八十多，将该匪全部歼灭。唯独杨××逃窜到黄河岸边躲避以求苟生。当地农民发现了这一情况后，立即向我们报告。我部连长德宝同志带领几名战士，立即出击。当时本欲把他活捉回来再行处理，不料他竟敢负隅顽抗，并还打死我军一匹军马，结果被我军把他就地击毙。

我军入套后，首战告捷。农牧民目睹了这场战斗，欢欣鼓舞地伸出大拇指说：“人民解放军真是好样的！为民除害，好得很啊！”“共产党拨开乌云，咱们百姓重见太阳的日子来到了！”乡亲们个个乐得笑逐颜开，奔走相

告，自动杀猪宰羊，纷纷来慰劳我们。

自从我军进驻河套，给敌人以有力地打击以后，他们在黄河两岸无法站脚，在套内再也不敢肆无忌惮地横冲直撞了。于是，纷纷窜到太阳庙以东，连绵起伏的深山峡谷里，或者逃到山后山岱庙附近潜伏起来，伺机活动。根据这一情况，我军决定：兵分前山后山两路，从南北两面夹击，以求全歼敌人。于是部队立即出发行动。师政治部主任乌力吉那仁同志，亲自带领两个连，又增派两个排，住在巴音山岱庙侦探敌情，截击敌人。

一九五〇年阴历七月十六日，我军对以张疤子和阿拉坦朝鲁为首的一百六十多名匪徒，穷追猛击。从哈尙乌拉庙、敖古勒吉庙附近，追赶到山前太阳庙以东小庙一带，遭到我山前部队迎头痛击，打得敌人人仰马翻。这一仗除消灭了四十多名喽罗、俘虏了阿拉坦朝鲁之子金风（蒙名毛希拉）之外，还活捉了人民所痛恨的张疤子。

三、乘胜追歼苏德拿木匪部

以西乌珠穆沁旗叛徒苏德拿木为首的一百

二十多名匪徒，当日向哈尔嘎那图口北上，逃到山后。这时我军追击的战士，疲惫不堪，亟需休息，于是，领导开会决定：让追击敌人的战士、马匹休息，养精蓄锐准备新的战斗；令山后二连三个排战士，全部改乘骆驼，携带干粮，昼夜兼程，追击敌人，不使其有喘息的机会。根据这一决定，我军向乌拉特中公旗西部达木勒（苏木长）孟和，提出暂借用一百二十峰骆驼的要求，孟和立即应允照办，并在六个小时以内就如数集结完毕。

农历七月二十日夜间，战士们骑在披挂了马鞍鞯的骆驼上，从巴音山岱庙出发，一面探听消息，一面追击匪徒。于二十一日破晓时，在水草丰美的萨拉古尔洪古尔的地方，巧遇上那一百二十多名土匪。于是，立即展开激烈战斗。在我军英勇冲杀下，敌人无处藏身，只好从巴图高地南下，且战且退。我军沿着太阳山南麓猛追猛打，把敌人赶到阿贵庙东侧苏木河，沿河槽北上。在追击敌人中，虽然骆驼一时赶不上马匹，但它却具有惊人的耐久跋涉力，是有利的条件。当我军向敌人马蹄扬起尘土的方向

跟踪追击到苏木图河中段时，一位四十多岁的喇嘛迎面跑来说：“匪徒们刚才抢走我七峰骆驼，还问我：‘哪里木草好？’我回答说：‘敖克以东查干乌苏沙漠里有块丰美的水草地，也许他们今晚在那里过夜。’当我们了解到匪徒的去向和估计到当晚宿营地点，再加这位喇嘛急于想要回被抢去的骆驼的迫切心情，经征求他的意见非常愿意给我们带路时，大家不顾疲劳乘胜追击，于是在这位喇嘛的引导下，向敌人追去。

日落之前，正好赶到乌苏沙漠绿洲边缘。匪徒们愚蠢得很，他们以为逃到那里太平无事了，便把马放到南山上，任它们成群结伙地大吃大嚼。人员忙着做饭吃喝，万万没有想到我们来得如此神速迅猛。战斗开始以后，步枪声、机枪声、手榴弹爆炸声，象晴天霹雳、惊天动地。从未闻过枪弹声的骆驼，受到惊吓，便伏在地上一动不动。这时战士们急中生智，丢开骆驼，抢骑上敌人未备鞍鞯的马匹，东打西杀，飞奔战斗。经过三十多分钟的激战，除有二十余名敌人仓惶先夺马而逃外，其余绝大部分被

歼。计俘虏六十六人，击毙二十八人，缴获步枪七十八支，弹药一万余发，轻机枪两挺，手枪十一支，战马九十二匹，骆驼二十三峰，还有匪徒们向农牧民抢来的衣物、皮张、绒毛、以及锅、碗、瓢、勺等等应有尽有。当这位向导喇嘛，如愿以偿地往回赶着他的七峰骆驼时，激动得不知该说什么才好。接着我军战士押着俘虏，携带上战利品，连夜返回巴音山岱庙休息。翌日早晨，我带一个班战士，重返原战场，核实敌人死尸，收拾丢失物品，打扫了战场。

根据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夜侦察的敌情是：匪徒化整为零，“三十”一群，“五十”一伙地钻进深山峡谷里去了。于是我们一边研究歼敌措施，一面归还借来的骆驼。

七月二十四日傍晚，突然有位放羊的人骑着骆驼，从距巴音山岱庙不远的莫尔格策格，赶来报告说：“刚才我赶羊回牧时，见三十余人，从塔奔铁黑勒直奔我家方向去，远望他们到马栓跟前，那种蛮横的样子，就知道他们是土匪，我把羊群丢在野外跑来报告”。首长们让这位牧民稍等一会，便召开紧急会议决定：

命我带本连一个班，再加上中公旗特黑斯尔古楞四十余名战士，迅速赶到莫尔格策格一带，从敌人后方包围上去，届时必须连发三个信号弹，作为联系；团参谋长朝鲁同志亲自带领两个连战士同时出发，直奔巴音温都尔山，截击敌人的去路。于是我和战士们连晚饭也顾不得吃，跨上战马，由这位报信的牧民带路，急速赶到莫尔格策格。据了解果然有匪徒三十余人，由西乌珠穆沁旗叛徒苏德拿木带领，朝达尔罕策其勒格方向去了。在我们跟踪追击下，匪徒们穿过巴音都尔山南麓，拐往东北方向，路经德吉德素大妈家，喝了酸奶子后，又向东逃窜。

为了继续追击敌人，我们找到了一个喇嘛向导宁如布扎本苏，正在准备动身的时候，参谋长朝鲁同志带两个连战士赶来了。这时我们的一个班和这位向导，一起由参谋长率领去追击敌人，我所带的旗属部队，有一半兵马已经精疲力竭，只好全部留在这里休息。谁想在穿越茂密的芨芨滩时，向导宁如布扎本苏迷了路，辨不清方向，转来转去耽误了时机，一直

到早晨，才摆脱了迷茫无际的芨芨滩。远方的景物清晰可辨，发现匪徒们果然是露宿于海力素以东的查干德尔素山梁上。这时他们已成了惊弓之鸟，时刻惴惴不安地警惕着我们。当他们从老远处看见我军时，便爬上马，胆怯地向东逃命。我军扬鞭策马，以最快的速度向敌人追去。但敌我之间还有二十余里的距离，开枪射击显然无济于事，只能快马加鞭别无他法。当时指战员们的决心是：任凭他们插翅飞上云霄，变成老鼠钻进地缝里，也要把他们歼灭干净。

乌拉特中公旗的牧民，有个传统的习惯，在七八月时节，绝大多数蒙古包外都拴着吊膘的骑乘马。就在敌人的骑马疲乏不堪时，他们抢先换乘了蒙古包外的马子，继续飞跑。而我军仍骑着跑得汗水淋漓的乏马，相比之下要追上敌人是很困难的！尽管如此，我军指战员们仍然斗志昂扬，策马急追敌人。

我军参谋长朝鲁带领的部队，把苏德拿木为首的三十余名土匪，由汗选尔素追到向东的乌力吉图，路经公乃巴音饮得麻呢公“庙”时，（即乌拉特中旗的第二区）遇到当

地民兵，当即把土匪中的僧格、李托甲二人缴了械。其余的经艾青公向东逃窜到乌尼格图乌兰地区，与中旗民兵遭遇战后，又逃到达茂旗，终于把苏德拿木等匪首活捉了。剩下的二十个土匪，在昂根山夏日丑鲁地方，由中旗二区区长孟克围打，活捉了二人，其余的匪徒，路经哈尔达娃山，到了套内王义满地区，被人民解放军全部干净的消灭了。

四、彻底消灭分散匪徒，开展镇压一切反革命分子运动

其后，我军为了适应当时形势，便于打击歼灭敌人，把分驻两地的司令部和政治处，迁驻在米仓县所在地三道桥。当我军进县城时，人民群众早已站满了街道两旁，热烈地欢迎我们，其气氛比过年还热闹。敲锣打鼓，燃放鞭炮，载歌载舞，热情洋溢。街道两旁贴满了红绿标语，到处摆满了热气腾腾的馒头，满缸满罐的烧酒。男女学生穿着节日的盛装，在欢迎队伍前头，不停地振臂高呼着：“热烈欢迎人民解放军！”“彻底消灭国民党武装残匪！”……当天晚上刘惠之副县长和党政负责同志，

举行了晚宴，款待了我师首长们。我陪同师政治委员半力格巴特尔，出席了欢迎宴会。当地党政领导和广大群众的深情厚意，大大地鞭策鼓励着我们乘胜征剿匪特的决心。

师首长根据当地复杂情况，派出比连建制较小的武装工作组，在继续消灭分散匪徒的同时，开展镇压一切反革命运动。师首长指示我和参谋老力格扎布同志，带朝格吉勒扎布连长一个连，以拉僧庙和沙勒德布庙为重点开展工作。

拉僧庙是河套地区最大的庙宇，庙内喇嘛也最多。经过我们细致地调查研究，做了艰苦的群众工作，还连续召开了各界群众大会，反复耐心地宣传讲解了党的“坦白从宽、抗拒从严”政策。与此同时，广泛深入地发动庙内喇嘛，以及周围牧民中靠近我们的基本群众、积极分子，大胆地检举揭发暗藏的反革命分子。

发现了该庙从东部地区逃来后，改名换姓隐藏的反革命分子有：昭乌达盟阿鲁科尔沁旗的仁钦道尔吉（汉名董一龙），还有浩特老团长以下的二十一名军官。这些人当中，有的任过反动军队连级到团级军官，有些人是日本特务，也

有些人是国民党特务。我们仅从拉僧庙就依法逮捕了罪大恶极的十七个反革命分子。

在这些被捕人中，我们出乎意料地逮住个双料特务吉木彦。他原是察哈尔盟多伦淖尔县，希拉庙傅义的儿子，是日本驻多伦淖尔特务机关的特务。日本投降后，他又充当国民党特务，对人民犯下滔天罪行。一九四八年多伦淖尔解放时被我逮住，在押送盟公安局的途中，他又侥幸潜逃，从此以后下落不明，想不到这个家伙，逃跑到几千里以外的河套地区，仍然从事特务活动。他在国民党武装残匪无法在河套地区活动的时候，把武器藏在井里，伪装起来，还在原晏江县两狼湾一个牧户家，骗取了老妈妈的信任，作了她的女婿。我们查明情况后，立即把他逮捕，捆绑在嘎拉曾喇嘛的凉房里。遗憾的是这家伙趁夜里无人，又解开捆绳破门而出，企图逃跑，还要夺岗哨武器。幸亏岗哨上是我连有多次战斗经验的班长旺楚克同志，当机立断，一枪将他击毙。

五、揭露了巴图的真面目

经过调查了解，在沙勒德布庙附近，住着

一个叫巴图的伪军连长。他原来是伊克昭盟达拉特旗残酷剥削牧民的百户长。他来到沙勒德布庙后，把每年庙仓地租吞为已有，闹得下层贫穷喇嘛无法生活下去，并且暗藏枪支，窝藏特务贺氏。我们虽然查清并掌握了他这些罪恶事实，但不能直接逮捕法办，因为他是当地民族上层人物，而且又是属于起义投诚人员之一。希望他能协助我们做些工作，因而采取了稳妥而和缓的方针，把巴图找来，向他交待政策，说明只要他能自愿交出窝藏在家中的国民党特务和枪支弹药，可以既往不咎，给以出路。开始他不但不肯交待，反而百般抵赖。最后在铁证下，只承认有五十支长短枪，表示要全部交出，唯独不承认窝藏国民党特务贺氏，并说：“他早在‘九·一九’起义前，就带着电台离开了此地”。为了尽快从巴图手中把枪支弹药悉数缴回来，我们决定对贺氏特务问题暂且不谈，派朝格吉勒扎布连长带一排战士，先把他暗藏的五十支长短枪，五千发子弹，全部收缴回来。没想到就在当天夜里，巴图父子俩，竟拿了两杆三八式步枪上了山，继

续为恶，并还捎来话通知了我们。

巍巍阴山，连绵起伏，山峦下碧绿的泉水，象一条银带，沿着弯曲的河道潺潺流过。山里到处都有岩石洞，据这里的人们传说，从西边最高太阳山至两狼山以东的策力庙山前德门为止，东西几十公里以内就有“三十八个仙人洞，八十二个普通洞”。巴图他们藏在哪？用什么办法抓住他们呢？我们分析研究以后认为：还是通过其家属做工作为宜。于是我带乌力吉排长一个战士，到川井口巴图家中，向其家属子女，讲清了他继续走与人民为敌道路的危害性，我说：“我们举世闻名的人民解放军，有智慧有力量，打败蒋介石八百万军队，难道连两个人我们就没有办法对付吗？不是的，我们考虑到巴图父子二人的生命安全，只要他下山来放下武器，就既往不咎”。我们还嘱咐他的家属，照顾好他父子俩，按时给送茶饭。从此以后，再没过问和干涉他们与巴图之间的来往活动。

这时，我们向师首长报告了这一情况。师部指示我们：“在可能的条件下，那怕是有一